

十年冤狱致残 长春市于翠兰仍遭刁难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身陷囹圄十年的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翠兰终于走出了监狱。六十一岁的她, 满头白发, 因被押刑迫害两肩肩胛骨移位, 两只胳膊已残, 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这样一个被折磨致残的人, 仍遭警察跟踪、监视, 政府、社区拒绝办理退休金, 一家人生活在贫困边缘。

一九九六年, 于翠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 她满身是病, 气管炎很严重, 打针、吃药, 什么方法、偏方都治到了, 丝毫没减轻病痛。她还有胃病, 吃不进去饭, 神经衰弱, 晚上睡不着觉, 每天都头痛, 痛的已经不知道头不痛是什么滋味了, 眼睛看不清字, 一看点东西, 头连着眼睛痛的都受不了。

一九九六年, 于翠兰开始修炼法轮功, 炼功没多久, 满身的病全好了, 整天一身轻, 走多远的路, 干多少活, 都不知道累。胃也能吃饭了, 吃的还很多, 吃什么都是香, 睡觉也踏实, 头也不疼了, 而且头脑非常清晰明了, 气管也好了, 再也不咳嗽、喘了。

可是,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 江泽民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 于翠兰再也没有了平静的日子。下面是于翠兰讲述自己被中共迫害的苦难经历。

1. 打着吊瓶、插着氧气管, 被非法开庭, 公检法“自编自演”, 被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 我正在路上走, 被市局国保支队三个警察绑架, 他们不由分说, 把我两只胳膊拧到后面, 强行塞进车里, 疼的我喘不过气来。他们把我拉到市公安局, 在那里按着我的头强行拍照。照相的人正是上一次抓我的人, 他还踹了我两脚。午饭后, 他们什么也没问, 说送我回家, 却直接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在车上, 他们说“又一个指标完成



酷刑演示: 铐在床栏上

了”。

看守所看我病成那个样子, 怎么说也不收。没办法, 他们拉关系找人, 最后把我送进了公安医院。

二零零六年十月份的一天早晨五点多钟, 天还未亮, 突然来人把我叫醒, 给我穿衣服, 把我抬上车, 说是开庭。一个警察抬我时, 嘴里说着脏话, 把抬我的手有意松开, 让我摔在地上。屋里几个刑事犯围了上来, 对那恶警说, 你不要这样, 你看她痛的那样, 快不行了, 那时我瘦的只剩一层皮了。谁见我谁都害怕, 每天晚上都有人守着我, 怕我过去了。医院向办案单位多次发出病危通知, 让他们把人接走。

那时, 我危在旦夕, 办案单位不但不接人, 反而把我拉到绿园区法院法庭上审判我。在路上我身边跟着一名大夫, 一名护士, 给我打着吊瓶, 插着氧气管。大夫跟护士说, 也不知道她这么严重啊, 要是过去了可怎么办。

到了法庭上, 我躺在那, 打着吊瓶, 插着氧气管就开庭了。法庭上一个听众也没有, 我的家人、证人什么也没有, 只有法官和检察官几人在自问自答, 还有人代替我回答。他们在自编自演, 演完之后就结束了(那时我已经没有能力说话了), 他们把我拉回公安医院。

第二次开庭是二零零六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 也是早上, 天还未亮, 我身边依然跟着一个大夫和护士, 这时我已经好些了。他们再次把我拉到绿园区法院。到了法庭上, 我仍然躺在那里, 也没人问我什么, 法官就宣读了判决书, 判决我十年有期徒刑。念完后, 问我上诉不上诉, 我说上诉, 他们把判决书放在我身上, 就都走了。这就是他们开庭秘密审判我的全过程, 也不让我说话, 就是他们自编自演。

在十日内, 我上诉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法院维持原判。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大概是这天)把我送进吉林省女子监狱“服刑”。

2. 吉林省女子监狱三次“抻床” 双臂残废

我入狱以后, 对我进行了强制“转化”。平时受到的屈辱、辱骂、打嘴巴子、不让上厕所(憋得膀胱直到现在排尿都不正常)等等, 不予细说, 我先讲一下三次“抻床”酷刑吧。

二零零八年八月下旬, 我被绑在床上“上束缚”(所谓上束缚也叫“抻床”, 就是把四肢分别绑在床的四个角的床柱子上, 然后把绑腿的两根绳子再绑到另一张床上, 两张床之间再挤上椅子, 再有人坐在椅子上, 被绑的四肢用绳子抻的紧紧的, 不能缓一点扣)。这种刑罚把正常人(不炼功的人)抻两小时, 能抻死或抻残废了, 能把筋抻长一块。

二零零八年九月初的一天,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为了自(转下页)



(接上页)已有个健康的身体,为了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竟然遭到了如此严重的“上束缚”刑罚的迫害。从早晨五点钟开始,抽到晚上九点钟。

抽的过程,真的像五马分尸一样,撕心裂肺的疼,身体象断开一样,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出的汗把褥子都湿透了,头发上也都是汗。刑事犯汪秀芳说:“头发不滴水不行。”到了晚上,身体瘫软的象一滩泥。

第二天早晨,我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在刑事犯把绳子解开,看我还能不能走时,我奔向墙角想一头撞死,被刑事犯发现把我抱住。我又向铁床撞去,头上撞了两道血印,这才没继续抽我。(编注:这是中共酷刑迫害所致,但大法弟子在任何严酷的情况下反迫害都要理智、平和。)

隔了一段时间,又开始抽我,从早上六点抽到晚上九点。抽的过程中,刑事犯还叫我骂我师父、骂大法,我说,我自小长大不会骂人。刑事犯说,你不会骂人我教你,刑事犯骂的话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到过如此低级下流、如此难听的话,我不骂,她们就骂我,侮辱我。这是第二次抽我。

又过了一段时间,加大力度的又抽我一次,从上午十点抽到晚上七点,把抽我的绳子绑到另一张床上,两张床之间挤上椅子,再坐上人,我

的腿上又压了重物,抽的过程,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痛,两条腿胀的象要爆炸了似的,感觉血都不流通了,我昏了过去。

她们看我不吱声了,就使劲打我胳膊,那时我的胳膊是最怕碰的,一碰胳膊是剜心透骨的痛。可是怎么打我,我也没有反应了,她们这才把抽我的绳子解开。过一会儿,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她们看我醒过来,停了一会,又继续抽我,一直抽到晚上十点。

这三次抽刑是最严重的。

在这三次大刑之间,还抽过我很多次,每次时间都比较短,时间不等。不抽我时,她们就打我、骂我,用拳头打我胸部,打我脸,我的眼睛被她们打的眼皮翻过来,翻不回去,第二天,眼皮才翻过去。我的左眼下眼皮至今还留有一道痕迹,这是刑事犯马晓平打的。

我身体的状况无法说了,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两只胳膊被捆绑的,解开绳子时,两只胳膊在头顶上拿不到前面来了,刑事犯钱丽看到后,拿起我胳膊使劲甩到前面来,疼的我都要昏死过去。平时,两只胳膊只能下垂着,胳膊、手麻的拿勺都拿不住,两只胳膊前后左右都抬不起来,每天胳膊疼的睡不着觉。一直到现在,我的两只胳膊、两肩的肩膀头骨头还突出

着,都移位了。筋骨受到了严重损伤,胳膊已举不起来,残废了。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在外省医院给我看胳膊的大夫说,要治疗的话得几十万块钱,而且还不能恢复到像以前一样。

抽我的刑事犯恶人有:汪秀芳、钱丽、马晓平、韩海玲、战健、周百凤。恶警狱警有刘明华,队长有张淑玲、倪笑虹。

我的经历是让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是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不做坏事,渐渐地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品格高尚的人,这样的人不是越多,对社会才有百利而无一害吗?我信仰真善忍,按照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信仰自由”有什么错呢?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千千万万修炼者和他们的家庭、亲属也遭受了直接或间接的迫害。

中国大陆各地区社保部门和社区部门的工作人员,真心地希望你们能认真地了解一下真相,不要再听信江泽民的谎言,不要再助纣为虐,用自己心和雪亮的双眼分清好坏,本着良心善心为普通百姓办点实事正事,那样,你们才是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任。◇

明真相退邪党

哑巴当场说话

【明慧网】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到环水公园散步,迎面走来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很热情的给我打招呼:“也出来走走呀!”我也热情的回答:“没什么事,也出来蹓跶蹓跶,大姐呀。你和大哥身体可好呀?”

“好什么好?你看他连话都不会说啦!让儿媳气成了哑巴,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老太太很伤感的说。

我善意的问她:“大姐呀,听说过法轮功吗?那可是最好的功法呀,是叫人做好人的,祛病健身很有成效,我老伴去年得一场大病,在医院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出院时路都走不好,回家后我就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你看现在恢复的还挺不错。”

老太太一听,急忙问:“哪几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回答,并给她讲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平安的事。老太太听后急忙说把老头曾加入的党和她曾加入的团都退了。

我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退了后,说:大哥呀,回去后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时老头突然问:“心里念行不行?”我说当然行呀。又问他多大年纪了,他立即说:“六十六岁了。”

在一旁的老太太惊奇的瞪大眼睛看着老伴,“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嘛?你这不是会说话了吗?你怎么会说话了昵?”一连问了好几句,高

兴和激动的样子象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

老头也涨红了脸,呆呆的并微笑的看着老太太。我这才想起老汉之前不会说话,我也挺高兴的告诉老太太:您这是得了福报啦!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

老太太明白了怎么回事后,问我家住哪里,并一个劲的说要感谢我。我说:“大姐呀,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是我慈悲的师父救了你们。”老太太急忙说:“好,好,好,就谢大法师父,就谢大法师父!”看那个感恩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表。

我听到或看到世人明真相三退后出现的奇迹很多,但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还是第一次,我深感大法的超常。◇